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改史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著

攷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

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

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其天乎新安王晦叔

名炎

云程子曰

素問必出於戰國

所錄神農本草不見於漢志隋志始與黃帝素問俱著錄於醫方家云梁有蔡邕本草七卷則此

原注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書出於東漢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乙小子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今單行之本不傳惟見於宋唐慎微證類本草中其刊本以陰文書者皆本草原文也素問注已見卷九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元所集邵子觀內篇十三三皇者也五帝者夏三王

司馬公虞帝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

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

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留叢筠二詩可祛千載

之惑城案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

為零陵楚辭九歌有湘夫人王逸注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

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晉張華博物志補史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

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司馬溫公史刻曰天子之職莫勤

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哉馬惡用使禹攝載沈存中夢溪筆談

辨證曰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女子待之語

多清慢皆禮義之罪人也林氏尚書全解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

黍許時本於此元所集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吉將死忽畫見一緋衣婦赤乳持一版書

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書問

變者且病質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工差崇不若也之長吉氣絕常所居廳中啟

有聖氣開行車馬皆之則人息止人待之如故也

宋山林氏會為書全解曰堯老而舜攝則不後以庶政自固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使禹攝矣則巡狩之事

為實行之蒼梧地舜之外堂後巡狩而死以是為幸天下諸侯以會葬於蒼梧舜之陵此理之必不沈

者司馬溫公詩曰此說為陽之

牛不受名本傳

山斗為米之注

所案唐書郭子儀傳贊曰子儀再造王

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

間命引道無繼介自嫌信非頗牧所能及願牧意在功名汾陽志安社稷也

所謂行險而順者庶幾近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忤黯之正直所謂

全云太史公謂汲黯好黃老之學
老乃當時習氣附者不免
至風節挺然乃真儒也所
惡者公孫宏輩之偽儒耳
查云此條亦復其謂汲黯不
宜同傳則前未之及

方樸山云老人便不哭
其夫邪亦無理不足折
妄語

闕按寧翁傳有聖氣
之風全云李牧受誣
而死與康頰微不同

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忤黯之正直所謂

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忤可乎周陽由蚺

鷲之靡爾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

以由與黯俱是鸞臬接翼也所案劉孝標辨命論董猶不

同器臬鸞不接翼

賈生弔屈原曰謂跼蹐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躄韓非

子喻老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元所集邵子觀物篇十三三皇春也五帝夏三王

司馬公虞帝篇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

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

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留叢筠二詩可祛千載

之惑城案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莫於江南九疑是

為零陵楚辭九歌有湘夫人王逸注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

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晉張華博物志補使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

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司馬溫公史刻曰天子之職莫勤

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哉馬惡用使禹攝載沈存中夢溪筆談

辨證曰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女子待之語

多清慢皆禮義之罪人也林氏尚書全解云

方樸山云老人便不哭其夫邪亦無理不足折妄語。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

黍許時本於此元所集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吉將死忽畫見一緋衣婦亦執一板書

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何

有煙氣聞行車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見史記本傳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

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城案唐書郭子儀傳贊曰子儀再造王

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忤黯之正直所謂

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忤可乎周陽由蝮

鷲之靡爾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

以由與黯俱是鷲梟接翼也城案劉孝標辨命論薰蕕不

同器梟鷲不接翼

賈生弔屈原曰謂跼蹐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

子喻老篇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於境內

閣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全云李牧受誣而死與廉頗微不同。

全云太史公謂汲黯好黃老之學老乃當時習氣黯者不免也至風節挺然乃真儒也所惡者公孫宏輩之偽儒耳查云此條亦復其謂汲黯不宜同傳則前未之及。

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躑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躑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躑也。名氏與盜同。何哉。折案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篇莊躑之暴郢也高誘注莊躑楚成王之書並有莊躑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以為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為成王時則又在前史漢則以躑為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通典邊防三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為定獨因學紀聞據韓非漢書以為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躑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躑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躑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為盜於境內首子言莊躑起楚分為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首子言唐蔑之死與躑並言案秦殺唐昧即蔑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躑當威懷時亦可見此註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亦未可知也

淮南人間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

高誘註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注九嶷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注番禺在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注南野在潯陽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餘干在潯陽三年不解甲弛

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註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音嘔君名也而越人皆

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

事。詳見於此。全云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尉它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

請發萬五千人。百姓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睢既死發適戍備越之時。又云監祿者。史祿也。渠乃零渠。西嘔君乃西嘔君。以史記南粵傳證之。知嘔即西嘔。繼序。按古以交趾為西嘔。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

鴻烈書錄此以補遺。原注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全云嚴安上書武帝亦云秦皇帝使蒙恬將兵以北

高注似有脫誤
漢書

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躑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躑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眾王滇。此又一莊躑也。名氏與盜同。何哉。折案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篇莊躑之暴郢也高誘注莊躑楚成王之

淮南人間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

高誘註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注九嶷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注番禺在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注南野在務章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餘干在務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註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音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全云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尉它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請發萬五千人百姓瓦解不一陳勝起此當在屠睢既死發適戍備越之時又云監祿者史祿也渠乃零渠西嘔君乃西嘔君以史記南粵傳證之知嘔即西嘔繼序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按古以交趾為西嘔鴻烈書錄此以補遺。原注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全云嚴安上書武帝亦云秦皇帝使蒙恬將兵以北

攻彊胡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南攻越。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
○坑案通鑑秦紀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墾賈人為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通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見漢書嚴助傳嚴安書見本傳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

齊案漢書司馬遷傳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說於大漢書其本載於書者正義云項

春秋家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其本載於書者正義云項

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

面何云正義作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

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元所漢書司馬遷傳

九篇刑國自序陸賈所記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使黃河

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原注下二句不同何云下二句尤質厚

坑案太史公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固亦少密焉然則漢有宗廟而功臣絕世者多矣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豈有所諱而易之與楚漢春秋語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坑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

哀流涕無已侯千三百戶張釋之傳問文帝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

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

侯張相如也見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全云張相如見用於文帝時太史公不立傳然文帝稱其長者蓋亦申屠嘉張蒼之

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耶而反何

也原注謂英布史漢不載 今云張相如 九所漢書初臣表 蔡亭長傳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之

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此書在善文中隋志

二世是秦始皇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全案晁公武讀書志謂晉書藝文志始作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為總集如蕭

善文五十卷杜預撰統所選是也據杜預撰善文卷則晉書藝文志自預始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鳥於楚先生所補說苑秦使云魏

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

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十云齊使使獻鴻於

楚其事皆同而四所載異折案索隱已言之唯不及魯連子

無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澠而浴鴻鴻失其衣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其餘諸書與魯連子所載畧同不備錄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

生漢書折案法言重黎篇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辨與曰生舍其本侯而謂人

木侯亨不亦宜乎晉段灼表亦言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各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漢書項羽傳生說曰項中阻山帶河四塞一池肥饒而都巨伯而名素空皆已燒城又張思東傳曰帝貴不歸故鄉以私錫殿行孫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軍死而國之新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

為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

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折案此

不載漢書載於高帝紀五年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孫今史記

何本傳享四百年之祚歟何云論本于瞻石鼓歌○元折案東坡石鼓詩曰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岫巖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

名此高帝之詔也見漢書高帝宣帝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折案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

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已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

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折案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

論甚美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

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為尤甚儼人之非倫漢儒為

尤甚尊王繼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內案唐令孤德茶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宏羊亦與焉若儒雅則

列董仲舒於公孫宏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

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

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材各取長者言之張湯趙禹又非酷吏乎宋人讀書不

細好大言以籠罩其粗俗○元所案漢書公孫宏兒寬傳贊曰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道則霍光金日

碑其餘不可勝紀是呂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太

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肉袒注

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

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

之從違也何云木強老革倉梓闢未必便學叔孫太傅也闕按盧六

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袒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覘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為之故少又者亦復能爾也全云

陳涉之起亦袒右厚齋之說未足信盧月船云左右袒明于文定說得最好言所以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為劉之迹自解激其忠憤之志使以為呂之言為辱也詳見讀史漫錄○元所案左傳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而問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亦所以覘人心之從違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原注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何云厚

紀注師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何云厚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原注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何云厚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送
百餘騎見項羽亞父謀殺沛公
公沛公事急迫持盾入宮先
入定咸陽暴師霸王待大王
今日亞父一人之言與沛公有隙
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
是日微樊噲

齊亦因紀未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故改舊讀又云刑法志中稱約法
與班固同時人闕按何此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
為句余謂此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
老約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
案約字由斷宋劉昌盧浦筆記曰約法三章與約字斷而別之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三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齊漢書韓信傳嘗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

會等然噲亦易可輕何以云可字諫留居秦宮鴻門謀項

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能也良傳沛

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數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鴻門事
詳高祖紀樊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不日微樊噲奔入營謀讓項
羽沛公幾殆又曰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
敢入十餘日噲過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
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向憊也且陛下病
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
乎高帝笑而起何義門墻可守蓋以蜀志諸葛傳注引吳儼默記曰司馬懿
才用兵衆未易可輕為據按史記侯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後漢鄭
太曰何公未易輔也蘇老泉權書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
量此深寧所本似不須增可字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

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若無遺恨矣今迺據古引誼旁搜曲取畢釐折宋曾絳序曰兩漢刊誤補遺

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居士吳南英之所作也公是非先生

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而正之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原廟渭北叔孫通傳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

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

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所業書錄

類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原父中書舍人劉敞貢父端

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

非貢父自號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國子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
之遺也宋曾絳序曰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兩漢刊誤補遺附錄崑山縣志
曰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有俊才講學朱子之門
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燕隱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原注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全云通鑑不載符瑞是聖人不語怪之義也亦不可盡以為虛若此事則誠誕耳所案劉義叟通鑑辨疑已及之又曰梁中大通二年書魏祖仁藏金事亦神怪也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

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集證今本高士傳無之引見御覽四十三闕按金石錄右四

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全云文章緣起任昉作高士傳皇甫謐作集證水經丹水注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口於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翼帶眾流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按上洛縣今陝西商州雍勝略云四皓墓在州西四里金雞原所案書錄解題文史類文章緣起一卷梁太常卿樂安任昉彛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又傳記類高士傳十卷晉徵士安定皇甫謐士安撰序稱自竟至魏咸熙二十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跋四皓碑云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碑於其所隱處此神生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耶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

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

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集證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曰廷尉上獄防年繼母陳

殺父因殺陳依律年殺母大逆論而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於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時太子年十四帝益奇之

所案東觀漢紀下州郡檢察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教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指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東海公即明帝也後漢石顯帝紀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

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註漢書作而肆赦所

以見愛也所案劉昌詩蘆浦筆記魯氏自倫載章子學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誤為內肆赦皆缺偏而

為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會氏字子明自號笑鳩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倫云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

依漢書明帝紀不載墾田事
空文類聚十六東觀漢記曰
廷武時天下墾田不實云云
心通鑑略同而通鑑較詳
昭帝年十四而知蓋王
上書之不見實也信

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更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救而肆救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為解經者之蔽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或不免如此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何云此就一事

而論亦復引經未當元圻案藝文類聚上載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膝然後垂泣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懼人誦而不繼周公賴天變而得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未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其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云云孫氏星衍曰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原注于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原注相魏文侯富國

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原注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集證史記孟荀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賈誼原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

之證則微當作徵何云文選作徵宜據以刊正漢書見險證而去色斯

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嚴才述傅元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

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案此即東觀漢記其文曾不足觀

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并案後漢書班固傳固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

今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儒林傳尹敏南陽堵字幼季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杜撫字叔和隸為武陽人建中初為公

車令馬援傳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顯宗召見嚴進對閎雅詔留仁壽園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

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此史通補注篇通文今其書不傳前輩

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樊噲彘肩之不言生田儼有

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

而孟堅略不及何云史記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

闕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至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大敗垓下按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於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情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弊而悉眾以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遊軍也當楚人既動必繞出其後矣全云縱是左右夾擊使之應接不暇非橫斷也絳柴之軍最後是備不虞亦非乘間繞出者見所案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歷官散騎常侍秘書監領國子祭酒隋書經籍志正史類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前輩云云乃樓攻媿所作婁機班馬字類序文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前傳新唐書列傳蓋倣此何云之遴妄語不足

信元后與外戚相接王莽與元后相因豈得次帝紀下也幸得班氏叙傳因在耳○所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外戚傳以元后傳與并接有深意焉則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為諸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傳之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

氏大所補入
錢氏補入
七猶她方與之辨典也當時
世職古者故為其本之遺
所錄其異收數十事細考之
皆是後代史例通刑史而
已皇太后帝紀亦於范蔚
宋元之本之何華嶠諸王次
后妃例李延壽南史已於
此歐宋所本也

元所書錄解題傳記教西本新記二卷言句漏令丹陽高洪雅中
之款以按漢書雜錄漢書本末及而亡誠以此記致校班固所作始是金也
勇能之今鈔書為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款之於向也而國
二卷之六卷者以人分之二也按漢博內深學江左絕倫所著石象五石卷亦倚其素目之
子之石象亦作史傳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之不應全沒不著殆有可疑者豈惟此向款所傳
作也晁氏讀書志云江左人皆以為吳均撰記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

車令馬援傳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顯宗召見嚴進對閎雅詔留仁壽園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

今本史通補作增也

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此史通補注篇文今其書不傳前輩

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傳彘肩之不言生田儉傳有

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

而孟堅略不及何云史記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

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

乘之大敗垓下按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於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

利者驕之使情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

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弊而悉眾以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

手絳侯柴將軍之兵則遊軍也當楚人既動必繞出其後矣全云縱是

左右夾擊使之應接不暇非橫斷也絳柴之軍最後是備不虞亦非乘間

繞出者見所案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

知歷官散騎常侍秘書監領國子祭酒隋書經籍志正史類漢書注一卷齊

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前輩云云乃樓攻魏所作婁機班馬字類序文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前傳新唐書列傳蓋倣此何云之遴

信元后與外戚相接王莽與元后相因豈得次帝紀下也幸得班氏叙傳

固在耳新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焉則必

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

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為諸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傳之梁書

劉之遴傳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都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

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

十事其大畧曰條本漢書稱承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即班固上而

闕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至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錢氏大所補入
六猶勉方興之辨典也當時
與職古者故為真亦之遴
所錄其異狀數十事細考之
皆足後代史例通刑以是而
已皇後次帝紀亦於范蔚
宋元又本之何華嶠諸王次
后妃例李延壽南史已於
此歐宗所本也

臣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

樓攻魏作婁機班馬字類序

說段成式西陽雜俎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

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貴著西

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何云今人作詩書錄解題

喜搜小說所載詭誕不根語用之是何不知奉教于義城也。所案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梁時聘于西魏遂留長安周孝閔帝踐阼封義城縣侯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障人也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高祖以其書不實焚之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西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

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

然而實否也所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刑獄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書法婉而直

何云網漏吞舟之魚乃言文法之寬不當並舉。闕按罔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賢子元成平當子晏愚謂周

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

諸乎所案周勃於呂后時誅諸呂周亞夫於景帝時平吳楚。全云昭宣以後大司馬是輔政者乃真宰相所謂丞相則具官耳。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

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

也七錄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

臣也則宜何云于長之書不傳其列陰陽家也必有故無取橫加詆斥。全云何氏過於左袒古人。集證隋志簿錄篇七畧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畧七卷劉歆撰。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

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千仞

張南軒史論曰三考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之在名事以不成名史。為賊敵乃可獲三軍之衆。為義帝猶素之六弟之師之約而來。遂義之所感也。使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困所至而誅之天下。安矣。惜哉。誠意不為。不許遂。

以湯武之功然乎隱隱楚者年已者良由於此名正義之也蓋深知其理故史又曰仁不以勇我子力自備侯而下陳謀多而皆
未一及嗚呼若之矣一時
之逸民也

非燕雀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
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歡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通鑑問答出宛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轉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
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叙之母一婦
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全云西京風俗
不可以此一事

而盡貶之也翟義之母知其子之有禍而不肯去則亦賢矣
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萬年康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萬年病召咸教戒於
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反睡不聽吾
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後漢書黨錮
傳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捕滂其
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
乎三國志魏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曰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
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叙姑子楊阜故
為康從事陰結為康報仇未有聞阜至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叙母曰咄伯奕

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
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
叙叙與阜參議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
舉兵義兄宣居長安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今數有惡怪恐有
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呂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
敗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

以支變故
何云七國獨非封建乎
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

畫邑之王蠋
折錄史記田單傳贊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使
人謂蠋曰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不聽吾引三軍而屠

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齊亡
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
諸子立為襄王田單破燕復齊七

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
節行可以回人心
元所集漢石
見上

全云慶忌先嘗救劉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

可媿矣

案容齋隨筆九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

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唐書張萬福傳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以別校征遼東有功累遷泗州刺史召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偏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曰夏早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贄救陸贄事唐史不書武帝時按道侯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

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

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繼序按文選注引蒼頡篇云耗消也越人多謂

無曰耗集證隋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

衛綰以戲車為郎除狹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

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

鄒陽所謂鼎士也全云鼎躍或云承上文言之猶云治躍也所案

謹無它景帝立膠東王為太子名綰為太子太傅代桃侯舍為丞相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注今殿前舉鼎者也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注鼎士舉鼎之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表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

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治勇水治勇士五原治蒲

澤張掖治日勒所案地理志龜茲勇士蒲澤皆曰屬國都尉治唯日勒祇曰都尉治無屬國字此武帝

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案宣

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不在五屬國之數案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

武帝時
按道侯韓說之救倪寬
事見劉向傳亦辛慶忌

見胡三省註通鑑地理歸太僕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服細折似遜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全云胡氏注通鑑實成於吾寧之甬上見表清容集不知何以不見深寧權史之書是時宋室初亡深寧蓋杜門不接後進也繼序按胡身之寶祐四年進士出深寧之門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武帝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為屬國置屬國都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閩說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黎汗王忠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考見所案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成安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黎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閩按

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世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然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世數則其所撰出者何云按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舊譜故王氏引之閩謂其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皓出於留侯尚不可甚信況其絕遠者乎班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卓越矣又云此等語注漢書者所不取以其附會無據耳所案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

司馬遷不言故闕焉

史通序傳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但記

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

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

持為美談亦序傳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

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全云或者相如集原有自叙而其體正不必如遷雄

之所為耳史通當有所據集證按史通雜說上云馮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竄固于馮揚傳未嘗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王氏似未見此節而云然又按隋書劉炫傳其自為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云云是子元以前已有言之者矣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使俸用

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見太平御覽六十七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何云漢無養兵之費故經賦有餘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見李慶李尋曰淮南

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見李尋今人

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

原注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何云吾家汜鄉語本伍被對淮南語全云淮南王傳亦嘗有謀刺殺大將軍青之語汲黯則固有憚黯之語魏志徐奕傳亦有此語不止步騭疏也○元所集漢書李尋傳云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原注

鮑宣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見龔鮑傳

莽時卓茂傳王皓王嘉並棄官原注見漢史不能表而

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

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何云無

但宜於他傳中附見宋金二史紛煩無統皆此等議論啓之勸懲不在傳之有無也全云何氏但欲為班固佞臣故作此語漢史不傳忠義自是大

闕畧事如何武鮑宣不附莽而死者也彭宣王崇龔勝那漢梅福逢萌不附莽而死者也辛慶忌之三子不附莽而死者也翟義賈萌張充諸人討

莽而死者也龔勝不應徵而死者也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向長蘇章蔡勳不附莽而隱者也曹竟不附莽而死者也赤眉李業王皓王嘉譙

元不仕莽而死於公孫述其中有事蹟者蓋十之六若為立傳當勝於儒林諸公之寥落遠甚宋金二史之紛繁其失豈在此哉且班史嘗為毫無

事蹟之馬宮作傳則吾不知蒙奉之徒何以發明作者之義云又云高固不仕莽淮南太守殺之見魏志註中所引陳留者舊傳令狐整不仕莽見

周書盧胡船云王靖之祖文預與崔太守起兵而死亦義士也見周書傳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儒林傳年長不仕王莽高詡父谷父子稱首逃不仕莽世注丹字子玉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孔信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于建任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衣冕之志各從所好

全氏西漢節義傳題詞曰水經注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留風俗傳有淮陽高固不附莽而死全氏德業壯周書及唐史宰相世家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逸豫於東郡之難而死

折錄

方術傳郭憲字子橫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而焚之逃於東海之濱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

百官百官莫知闕按蘇武傳監上有廐字如淳曰移園中有馬廐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亦無廐字疑古本漢書如是又按論衡別通篇云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本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負貳難哉詳此是百官莫知者移字耳

又頌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

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

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

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闕按後漢班固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乃宗之字也官睢陽令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

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制

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

秋繁露有度制篇圻案繁露第二十七度制篇一作調均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

思不窺園門闕按謝承後漢書作園。新案見三國志陶謙傳注桓榮十五年不窺

家園何休不窺園闕按後漢書作門者十七年圻案宋朱翌猗覽察雜記云不窺園

三董仲舒後漢桓榮趙昱厚齋益補其所未及此史儒林傳劉炫与信都劉焯閑戶讀書十年不出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圻案漢書石奮傳奮為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過舉集其門凡

號奮為馮揚為宏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

石君後漢書馮勤傳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宏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酷吏傳嚴

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

報因母大驚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秦襲為潁川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萬石秦氏

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閩

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唐書張文瓘傳文瓘

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從魏州之昌樂高宗時拜侍中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

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史記汲黯

傳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

者十人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為中散大夫家至二千石者六七人二家

亦可號萬石王琳野客叢書數萬止及石奮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

方樸山云移錄於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

光何武王崇折案公卿表審食其亦再入為丞相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

矩馬日磾折案劉寬楊黃瓊段熲龐參亦再入為太尉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

入二人魯恭胡廣折案楊賜亦再入司空三入一人牟融折

司空再入三人折案劉寵楊賜黃瓊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

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

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允

宋書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

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

與名氏實績錄不及嚴延年所遺秦襲

方樸山云石奮之稱萬石君不獨以家有五人官二千石直并其姓稱之故

景帝開口即曰石家而武諸亦曰萬石君先帝尊之萬石之號出自天子又

連姓氏為文故可傳後此諸家觀少味

號奮為馮揚為宏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

石君後漢書馮勤傳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酷吏傳嚴

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

報因母大驚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秦襲為潁川

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

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閩

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唐書張文瓘傳文瓘

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從魏州之昌樂高宗時拜侍中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

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史記汲黯

傳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官官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

者十人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為中散大夫家至二千石者六七人二家

亦可號萬石王琳野客叢書數萬止及石奮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

方樸山云石奮之稱萬石君不獨以家有五人官二千石直并其姓稱之故

景帝開口即曰石家而武詔亦曰萬石君先帝尊之萬石之號出自天子又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

光何武王崇新案公卿表審食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

矩馬日磾其亦再入為丞相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

入二人魯恭胡廣亦再入司空三入一人牟融亦再入

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

樞三八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八三人韋巨源

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允

宋書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

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感宜

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
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
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何云南北亦有異論

帝紀後元七年遺詔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
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
當臨者皆曰且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曰下服大紅十五日
小紅十五日纖七日釋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注漢禮
制度曰光武都洛陽迺合高祖至平帝為一廟藏十主於
其中祭祀建武二十六年張純奏祖宗廟今宜呂時定上
難復立廟遂呂合祭高祖廟為常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
三年為壽陵作終制曰夫葬者藏也為棺擲足以朽骨衣衾
足以朽肉而已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晉書禮志
武帝泰始二年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
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從之

揚雄河東賦載本傳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者
愚嘗考韓詩外傳二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
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

今外傳作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
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圻案王莽傳平
帝崩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
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為後迺選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
年二歲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圻案遊俠傳陳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遵與張竦俱為京兆史相親友常謂張
竦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
湛俗閑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
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陳無已為秦少

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
父符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周益公

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客為侯今云

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

代恭王子此盈川所用也圻案唐書文藝傳楊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出為梓州司法參

軍遷盈川令周必大平園集文苑英華跋曰文苑英華雖秘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嘗屬荆帥范仲藝筠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詳註逐篇之下後今有彭叔夏文苑英華證十卷自序云益公退老邱園命以校讐考訂商確用功為多云云所校多與益公本同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

廷肅焉見酷吏嚴延年傳呂成公謂夫哉延年之奏也自夷

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為昌

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圻案武五子傳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為故王妻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全

羅紉事見昌邑王傳又云此別一嚴延年也沙隨誤矣又云是時有二嚴延

年其劾奏霍光者時為侍御史後為太守坐誅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

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字長孫之字以別之王元石曰宣帝

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

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

能原注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徒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

欲衰先帝羣臣大議廷中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武五子戾太子據傳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謚置園邑有司奏請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方正太子家
令臣錯自言所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
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
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吕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
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
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
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所集漢書曹參傳高祖六
年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萬六百三十戶參子窋嗣侯唐書高祖諸子傳魯王靈夔子藹藹子道堅
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也又張九齡傳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
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為左拾遺又張說傳武后策
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右署乙等容齋
續筆十二張九齡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

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
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
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
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
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
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
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方樸山云士安諸書止可博異說不得援
以駁班史之闕全云此頗疑其不實後
漢所傳樊英語亦相類過於傲上故通鑑刪之○元所系四庫書簡明目録史部傳記類高士傳
三卷晉皇甫謐撰原書本載七十二人見續博物志此本乃九十六人蓋原書散佚後人鈔合錢編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
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集證御覽五百六十二禮
儀部崔駰章帝謚議曰臣

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
相告。唐書：數竟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章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
相。豐文王綱紀四方。又曰：俾彼雲漢，為章於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
質。猶雲漢之在天也。舉表析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
奉天時。臣愚以為宜上尊號曰章。

歐陽子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

漢史

蕭望之傳

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

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

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云西漢官者始為朋黨之論

東漢官者大興鉤黨之禍。集證陳寔雨山墨談：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折案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同，亦先於班史。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

張新富子

若乃如爾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二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與爵，目胎不禁，而有盛陳後有遺。若乃如爾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二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與爵，目胎不禁，而有盛陳後有遺。

此文太平御覽引凡俗通。宋神宗張文定公行狀：公之弟，協命，婿是，讎，婿曰彼先。不能舉其妻，公索酒，醢。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獨託養於婿，婿有七分。約以不絕，子方沖。二人號慟以為神明。

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時，皆服其。宋景文張文定公行狀云：宋王君玉國老後死。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

山父。山父參不慕晉楚之富，李善注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

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相慶。唐書數竟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章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猶雲漢之在天也。舉表析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為宜上尊號曰章。

歐陽子五代史唐六臣傳論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

漢史蕭望之傳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

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

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何云西漢官者始為朋黨之論

東漢官者大興鉤黨之禍集證陳寔兩山墨談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折案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同亦先於班史。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

謂翁之思慮宏遠乖崖全云張忠斷杭民子壻之事

其意類此原注事見風俗通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貨二十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

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翁者其手書願謂掾吏曰：女姓強梁，翁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兒小，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而實寄之。度此遺以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聲必不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伸展，此翁何思慮宏遠如是。乃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強女惡聲，溫飽十歲亦以足矣。於是論者乃服。界史張詠傳：杭州有與其子壻訟家財者，壻言婦翁疾篤，子纒三歲遺書明言異日資產以什之三付子，餘七與壻。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時皆服其明。宋景文張文定公行狀云：宋王君玉國老後苑云。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

山父坊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曰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李善注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

二人號物以為神明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

聞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

歐陽子五代史唐六臣傳論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

漢史蕭望之傳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

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

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何云西漢官者始為朋黨之論

東漢官者大興鉤黨之禍。集證陳寔雨山墨談。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折案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同，亦先於班史。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

錢寶大所曰：今凡俗通言此文太平御覽引凡俗通有宋張文定公行狀公之收餘杭富家子與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婿曰：彼先子有貽命，婿子三因出置，孔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酌以白，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孺託養於婿，苗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婿手矣。今常七分歸子，三分歸婿，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

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時時服其明。宋景文張文定公行狀云：宋王君玉國老該死。

新富子
○新富子王君玉國老該死二張，亦鎮杭也。有訴者曰：某家子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某甲氏繫於某家，父母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子之財，七分歸某甲，三分歸子。得之，某既成，主甲氏執送券以析之，教理於某，咸是也。遠京而見，抑亦嘆嗟！
謂曰：尔父大能，傲彼券，則尔不患生，孔具中矣。遂命反火。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

山父。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參不慕晉楚之富，李善注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

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厚齋蓋據此注也案陸士衡演連珠注又引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淡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由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是誰周亦不定以巢許為一人也李善引之文有詳畧耳孔雅注此山移文以引巢父隱高士得曰巢父與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乃許由而此耳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閩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宋景文公筆記引蕭該

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

屯莫如為常山太守今風俗通此篇佚按此莫如姓非毛應

作屯字音徒本反何云古人書屯字只作毛因此致誤愚按溝洫志云自塞

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顏師古注

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

置毛州失之甚矣閩按隋地理志館陶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非隋置以此證之

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

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原注徒渾切與蕭該不同。元折案隋書經籍志漢書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北史儒林傳下蕭該漢陵人梁都陽王假之孫少封侯侯荆州平與何遜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九種漢書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折案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傳褚氏家傳云即續史

記褚先生原注沛人為博士。案此條本陸氏釋文叙錄。四庫全書史記提要曰據張守節正義引張晏之說以褚少孫為

田何子裝見儒林傳釋文序錄作子莊。原注高士傳云字莊。折案皇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折案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東萊謂居

威得其驩心為人所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

全云移錄於何軍前

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諛霍大將軍願近於佞蓋喪其師傳矣

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諛霍大將軍願近於佞蓋喪其師傳矣

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諛霍大將軍願近於佞蓋喪其師傳矣

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諛霍大將軍願近於佞蓋喪其師傳矣

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
陳羣為曹操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
譏乎何云陳長文三國名臣未可輕議。魏志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謀皆有盛名羣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

蓋自此始元案魏武帝紀注引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

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按漢書樊噲傳賜爵封

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

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關按杜佑於楚

漢字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折案史記傳寬傳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又靳歙傳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至三年始賜食邑四千三百戶則前此亦虛封也。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

程大昌演繁露亦引裴松之注為虛封之始

善之 程大昌演繁露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元案書錄解題目錄類崇文總目一卷景

祐初學士王堯臣同龢卿郭鎮呂公綽王洙歐陽修等撰定凡六十六卷諸儒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頗見數條今惟此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紹興改定。集證唐志鄭暉史雋十卷通志云紀南北朝事通考漢雋十卷陳氏曰括蒼林鉞撰以西漢書分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注雋肥肉也言甘美而味深長也則史雋之名當取諸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

紀云令狐茂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元案壺關三老茂上書言庚太子完事見漢書武五子傳

飲定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漢武故事一卷舊本題漢班固傳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張東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載上黨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此葬焉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水經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注云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與詔衛太子即邑人也姓名俱不同

張南軒史論曰魏相所存不
得為正觀史評史之累可見
矣夫以史記之行而假評
史以為手此境逐獲禽之
心君之公道也

唐書藝文志雜史類鄭暉史傷十卷書錄解題類書類漢傷十卷結倉林越
撰以西漢書分類為十五篇皆四字之古雅者為者蓋取傷永之義也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蓬伯玉受孔

子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

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其言有儒者風味何云蟹字未有用此

魏相因以奏事凡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何云此等議論酷似

致堂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達一不密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安議也又云宣帝起里閉所依惟外家舍王史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殺后之謀也議者讀史不熟耳全云弱翁是時為御史大夫何不請獨對乎畢竟是有借助之意宣帝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寔廢儒術不行臣刑餘為周召臣法律為詩書外戚傳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筆臣被其馬發覺更劫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封平恩侯相傳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霍氏殺

張敞顏氏家訓引說

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

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

耻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

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所案漢書

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臣下奉十五荀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與漢書合

黃霸傳鷓鴣雀顏氏注當為鳩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鴝

所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五鳳三年代郡吉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賁所著歌也師古曰此鷓音芬字或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堯中非虎賁所著也鷓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

漢書卷之...

張南軒史論曰魏相所存不
得者正觀史許史之累可見
矣夫以史記之行而信許
史以為其此說逐獲舍之
心君不道也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
子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
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其言有儒者風味何云蟹字未有用此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特宏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

魏相因以奏事卷一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何云此等議論酷似

致堂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達一不密
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長議也又云宣帝起里閭所依惟外家舍王史
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殺后之謀也議者讀史不熟耳全云弱翁是時
為御史大夫何不請獨對乎畢竟是有借助之意折案漢書蓋賈饒傳
宣帝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寔廢儒術不行呂刑餘為周召呂法律為詩書
外戚傳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筆呂被其馬發覺
更劫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封平恩侯魏相傳相字弱翁濟陰
定陶人也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
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
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霍氏殺

許后之謀始得上聞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 引

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

心雖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

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折案漢書

宣帝紀神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
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呂下奉十五荀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
下俸五十斛與漢書合

黃霸傳鷓鴣雀顏氏注當為鳩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鴝

折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
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
賁所著歌也師古曰此鷓音芬字或作鴝此通用耳鷓鴣雀大而色青出羌
中非虎賁所著也鷓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

子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

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其言有儒者風味何云蟹字未有用此

唐書藝文志雜史類鄭暉史傷十卷書錄解題類書類漢雋十卷括蒼林越撰以西漢書分類為十五篇篇句字之古雅者雋者蓋取雋永之義也

魏相因以奏事卷一戚官之禍漢自宣帝始也何云此等議論酷似

致堂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達一不密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妄議也又云宣帝起里閭所依惟外家舍王史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殺后之謀也議者讀史不熟耳

宣帝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寔廢儒術不行臣刑餘為周召呂法律為詩書外戚傳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筆呂被其馬發覺更劫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封平恩侯魏相傳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為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霍氏殺

張南軒史論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史評史之累可見矣夫以史記之行而假評史以為手此境逐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

張敞願氏家訓引說之謀始得上聞

文云鴝雀似鴝而青出引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

美中即小類所本也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玉篇六作鴝類集考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

分今徐鉉等傳作鴝耻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

徐鉉不同別以鴝字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所案漢書

河為鳥聚孔鳥名也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呂下奉十五荀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與漢書合

黃霸傳鴝雀顏氏注當為鴝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鴝

所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鴝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賁所著歌也師古曰此鴝音芬字或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羗中非虎賁所著也鴝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撰鉉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跡具南唐書本傳宋景文筆記師古曰此鴟音介今官本誤作芬鴟字作鴟鴞亦音芬鴟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鉉本如此改定王洽原曰顏氏家訓云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

源注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官中已有非劉氏而

帝者矣何云非側注闕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第二十七條○所案漢書外戚傳孝惠張皇后無子呂太后迺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太后下詔廢之更立恒山王宏為帝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非孝惠子又王陵傳陵沛人封安國侯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曾孫高見實

漢方孝倫云類其祖全云可惜捐之晚節○所案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曾孫元帝即位召待詔金馬門初元元年珠崖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迺從之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賈宗國以微利而身亦免小人

可以戒矣闕按元韶事不見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全云此切齒於趙孟傳之輩也○所案齊書文宣紀魏帝以天人

之望有歸下詔歸帝位於齊又使彭城王元韶奉皇帝璽綬元韶傳韶魏孝莊之後襲封彭城王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

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

事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所案漢書周勃傳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

諸呂迎立孝文文帝即位呂勃為右丞相居十餘月謝病歸相印上許之歲餘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行縣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呂冒絮提文帝曰絳侯館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呂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揚朱墨翟

錢堂大折曰漢廷臣有可
當也孟子者手舍孔孟而
楊墨所謂主文儒傳也

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何云詞賦不當如此論又云按
羣公常伯則左右諛臣豈有遠見楊墨之徒又異端不知聖賢之業者也
自方將上獵三靈以下云云乃雄自申其作賦以諷之意讀者遂疑其尊
揚墨耶。圻案法言吾子篇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
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揚雄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
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上猶謙讓而未俞
也方將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以至加勞三皇勗勤五帝立君臣之
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云云誠如義門之說然義門
遂以此許雄能斥楊墨而比孟子乎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

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

也闕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於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
史者耶。圻案漢書游俠傳稱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井第門
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
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
輝先又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同食
遂養呂公終身又朱家傳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
不伐其能既隱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法言重黎篇或
問長者曰簡相如仲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

校韓安國之通使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

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

非圻案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
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
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
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容齋五筆
曰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既成魏郡唐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為北海太守
亦起兵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舍任意以
得招討呂成公禠說曰顏真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顧辭讓却是關於事
機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

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

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

是經與史分集證漢藝文志哀帝使向子歆卒業歆於是總羣書
而奏其七畧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

兵勢國之大
事考乃必
老臣之命
言利害平
雅考古言
者卒臣史
所

數略方技略隋經籍志宋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又云晉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及家書又云梁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紀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闈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鈎帶入

房原注太平御覽 景見三百五十四 集證隋志刑法類 漢名臣奏三十卷 唐志二十九卷

匈奴遺漢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見匈奴傳突厥致書隋文帝曰

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河

沙鉢畧可汗閣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程易田云伊利俱盧所謂雙聲疊韻也伊俱利盧為雙聲伊利俱盧為

關本 作何 疊韻然以三十六字母言之伊為影母屬喉俱為見母屬牙牙喉不同今證之以此二字不得別為兩聲益信戴東原斷以見為喉之發聲影為喉之收聲為得自然之音位也 見所案隋書突厥傳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畧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河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倭王遣隋煬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

西山先生跋劉深父 杯水篇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

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多不道

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

風張其所等語俱見外 戚傳無一字差原注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方樸山云想愛其文蓋此

書自絕妙也

李靖 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

苴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

章懷注云即張良於下邳地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隋志家兵有三略三卷原注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

為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

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今本作安禮晁公武讀書志

云厖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原注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何

云今世玉枕蘭亭王枕之義本此亦謂其出自昭陵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

并案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官司徒并州都督封衛國公後漢書臧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請伐匈奴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府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

宋張商英註後序稱地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晁公武謂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

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

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

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

丞相公孫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

著公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

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籛金孰知古者為已

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

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

學之士乎全云明經而志青紫是夏候勝語教子而擬籛金見韋賢傳

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宏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巨禮風之呂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臣
為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漢書禮書鄉里之化臣屬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
士平等議云云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夏侯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

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俱見漢書本傳李陵降匈奴

隴西士大夫以為愧注見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

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李陵注已見卷一

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得後生為商賈常從人寄命陳湯傳湯字子公山陽高平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字家貧自賃無節不為鄉里所稱主父偃傳主父偃病國防萬人學長程後橫術晚乃學易者百字之字游新諸王間諸儒生相與傾偃不容於病家貧假首無所歸武帝紀元朔五年詔曰大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臣屬賢材焉



